

商子

嚴鐵橋校閱經堂本

商子校本敘

衛公孫鞅著書二十九篇見漢藝文志以秦相封于商故稱商君隋經籍志爲五卷自舊唐書經籍志稱爲商子至宋時館閣書目稱存二十六篇晁氏陳氏書目亦云今本五卷廿六篇七者刑約第十六禦盜第二十一然則第二十七篇并亡其目也以_子所見行世者有明程榮本鄭家本吳勉學本朱蔚然本施氏先秦諸子本凡五家文字互有脫落惟朱本改五卷爲二卷今取其長合校之並採諸傳註類書所引證其舛誤仍爲五卷序曰儒者法天以刑德配陰陽五常配五行故其學可以行世無弊諸子得其一偏以抹世而流弊以多商君之學出于刑名刑名者西方金行義之過也周官刑亂國用重典商君之治秦以之其始欲以耕戰富強其國其流乃至天資刻薄然其尊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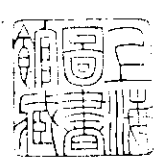
抑臣信賞必罰之政不可誣也漢時禁其書武帝紀云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比自罷奏可自是以後高誘魏武郭象諸人或爲他子書註而不及商子考三國志注引先主遺詔勅後主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沮授亦稱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其辭出商君書諸葛亮治蜀嚴峻亦謂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似亦用商君法者豈亦仿周官用重典之意與則述此書者不乏人在善用之又其書足補史之闕來民篇云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檢史無其事又境內定分二篇可以考秦時法制而班氏百官表取其文不及本書之詳是其書尤不可廢三代諸子之書出于手換未經竄亂者惟此書

及晏子孫子老莊墨子韓非數種商子書中屢稱臣竊以爲臣之所謂云云蓋此二十九篇是見秦孝公所上書故後魏刑法志稱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說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所稱法經似即此書非李悝法經也後人以其前有更法一篇疑爲編次者襲史記之文謂其非先秦書然商子所引郭偃之法云云史記略而不載餘文亦多節減者證知史記用商子非商子引史記矣蓋由商子旣死爲其學者哀其師而次其文紀其遇合始末于卷端如今世之序錄者不得以此疑其非古書也吾觀其定分之言曰今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然則商君之反古以救弊其居心與李斯之毀詩書而重法律者又不侔矣嘉慶八年太歲癸亥閏二月孫星衍馮翼同

校而為之序

商子卷第一

陽湖孫星衍



承德孫馮翼同校

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
 法之本張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
 畏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本本作非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
 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史記作名御
 各本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
 有高人_作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用各本用格
 此固作必則常見毀於民史記毀作教索隱曰商語曰愚者暗
 為固今史車御覽作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
 史記於其事御覽作未成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
 功史記無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

立法

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
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
有功然則法有時而治事有
當而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
而事以古是法與時說而事與
務易也故法立而亂益務為而
事廢故聖王之治國也不法古
不循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
免今民能變俗矣而法不易
國形更勢去而務以古夫法
者民之治也務者事之用也國
失法則危事失用則不成故
法不當時而務不適用而不

危者未之有也可均按厚書
子法條權定分三篇今本無
五法篇審其文義似即更法篇
後半之佚文否則聖令農戰
二篇之後去強篇之前當是
五法第四今本第四五六之次
皆校者更改也覆觀之定
是第四篇他日刊板當移正

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格作強未
本作禮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

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
不勞而功成據作史紀
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史記有
之字今若變法

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
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作史記
俗學者溺於

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
道史記
作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

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
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
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

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

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
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作史記
索隱引此古而興商夏之滅

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法史記
作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
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鄭本曲
各本作曲
並本作由學

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
不之疑矣於是遂出鞅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

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敝取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

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

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

非上中不若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
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
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肯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肯學則愚惠則無
外交無外交則國安不始民不賤農則勉農而不偷律朱果本
律朱果本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律朱果本祿厚而稅
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
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律朱果本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
墾矣使商無得糶農無得糶則麻惰之農勉疾商不
得糶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
怯商怯則欲農麻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律朱果本聲服無通
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
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

長不勉律朱果本縶受子不惰食惰民不竊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
夫家民不勉律朱果本縶則農事不傷受子惰民不竊則故田不荒農事
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律朱果本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
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律朱果本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律朱果本宣山澤則惡
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肯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爽
大臣不為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爽則農不慢
大臣不荒律朱果本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律朱果本上
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漏急之民
不鬪狼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膏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
之民無殘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
則誅憑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律朱果本民

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今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後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

無邪則民不教民不教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膏送上十字各本本商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糧無取餽無得反庸車牛興重本本本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饑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為姦不勉則上五字各本本姦民無樸鄭本此下有樸根本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上三字作本本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者其國必削。善為國家者其教民也。上四字鄭本無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辨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賈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為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賈權非忠臣也。而為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雜末本本作鼠餌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也。各本有求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各本有求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為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

廷之可以巧言辨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賈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為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賈權非忠臣也。而為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雜末本本作鼠餌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也。各本有求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各本有求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為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

主待文選永明年策
秀才文引作君待

世營私
樂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
而有詩書辯惠華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
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王
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則國
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
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惠華而任之則知惠華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
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
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各本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
仁庶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心削不至
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
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
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

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
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昏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情而不農故
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冒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
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各本脫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
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眾故其國貧危今夫蛆
螻各本作螻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各本食今一人耕而
百人食之此其為蛆螻蠅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
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
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
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
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
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

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少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且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誅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職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心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本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

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施本無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偽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本作非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本本作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關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去強第四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為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

可均按治要有五法一篇當補於此

本與此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

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為利主賈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

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

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蠹官者六曰歲曰

食曰玩美曰好推本本作甲玩好未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

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洪

者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

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蠹官生必削

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蠹官必強舉榮任功曰強蠹官生

必削農少商多賈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

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本本作弟俗字有廉有辯國有十者

上無使戰心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

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國用詩

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

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

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

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爵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爵則

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爵民利且畏本本作爵非行賞本

重刑爵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

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

則死怯民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

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

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

強作一十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

強作一十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

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
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強
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
上十字本有夜治者強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
本脆本有衆從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刑
而輕重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
強生成威生惠惠生於力舉曰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
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
亡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
上十字本有金十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
本脆本有倉府兩虛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強國之十
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

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上四字本有馬牛芻藁之數欲強國
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強國
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
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商子卷第二

陽湖孫星衍

承德孫馮翼同校

說民第五

辭亂之贊也禮樂淫泆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舉本作舉
作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泆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
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
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
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
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
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故曰
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國以難攻起一取十
國以易攻起十亡百國好力申以難攻國好言申以易攻民易

爲言難爲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
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
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興國行罰
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
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
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
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
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
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而殺之
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
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蟲有蟲則弱
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

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強富者貧三官無蟲國久強而無蟲者
必王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
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
弱行四難兵強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
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
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政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搏力
搏則強強而用重強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強塞私
道以窮其志啟一門以致其欲鄭本作其所欲使民必先行其
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
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
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
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葆賞不可

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強家斷則有餘故曰治者王官斷則不足故曰夜治者強君斷則亂故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來開則行倍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

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以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後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後實倉而兵爲鄰敵臣故爲世主惠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搏於敵搏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勞而易苦易苦則地力本本作力盡樂用則兵力本本作非盡夫治國者能

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
若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
失性之常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
臣民于非今從本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
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腸若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
而益裕廣耳非生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
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
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
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
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
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數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
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

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
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
木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
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此執柄之
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修而功寡故事
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本本作遠非
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雅本本作技藝之民用
則民割而易徙商賈之事供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者
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
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子
一宅而環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徧本本作徧託勢於外挾重資
歸徧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

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智
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
智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
侯服其功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
隨世禁故千乘式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
而朱本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
而民能可朱本得國之所以求名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
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
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一則農農則樸樸則
安其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
資於地則樸托危於外則樸出則惑托危於外其農勉而戰戰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戰則鄰危資重則不可

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托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
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
本故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夫刑者所
以奪本無奪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
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
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微
倖於民上徼於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
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
國多姦欲當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
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夫地曠而民生當此之時也
聖人之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
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

可均按此開塞篇首句誤跳在此秦本無

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榮舉功以任之者則是上下之稱乎上下之稱乎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執其柄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則別愛私則險各本險事作陰陽民生各本作險衆而以別險為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各本作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豈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申仁說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受利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

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羸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燮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先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智纍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浪德各本作德非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車

故與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
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
夏之時而下不施本脫不修。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
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
主莫有字本有非能聽也。今曰願效之以效古之民，撲以厚，今
時民巧以偽，故效於古者先得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
之所感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以其
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實易，不
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
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失。
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
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刑者，義之本也。而世

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
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
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
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所，則
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從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
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
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
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
暴也。古者民叢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
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
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
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

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籍刑以去刑

商子卷第三

陽湖孫星衍

承德孫馮翼同校

壹言第八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時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壹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制搏也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搏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暮從事於農也不可不^知樂也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一務其家必富而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闕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持民力而

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搏搏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姦故搏力以一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一民一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搏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搏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強不知齊二者其國削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乘權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姦於上而官無不賞爵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削末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今世主比皆欲治民而助之亂非樂以爲亂也安其故而不闕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賈而姦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爲察務歸心於一而已矣

錯法第九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強者祿爵之謂也祿爵者兵之寶也以故人君之出祿爵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強道幽則國日削故祿爵之所道存亡之機

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
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
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為國而能使其
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強矣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
同實而相并兼者強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
謂也苟有道地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聚也
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
誠用不畏強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為已用矣故明王者
用非其有使非其民明王之所貴唯爵爵其實其實不榮則民不急列
位不顯則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列爵祿賞不道
其門則民不以死爭位矣人君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
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

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君隨之功
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人
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
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使請謁而後功力之請樂律本本則
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
法無度數而事日煩果本本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
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
德也故教法律本本成如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強矣故
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德不任其德是以不憂不勞而功可立也
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已也夫離朱見秋毫
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
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

也

戰法第十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爲首故
王來之政使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寇戰民習以力攻難故輕死
見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
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
與久敵衆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
察則衆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政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
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敵強弱將賢則勝將
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筭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政未持勝
術者必強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其
過失無敵深入倍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故

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

立本第十一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
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勢一曰輔法而法
行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衆者謂之真恃其福備節者謂
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強者
必剛鬪其意鬪則力盡力盡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
積貨積則賞能重賞一則爵尊爵尊則賞能利美故曰兵生
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而節於備勢三者有
論故強可立也是以強者必治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
強者必富富者必強故曰治強之道三論其本也

兵守第十二

四戰之國肯守戰負海之國肯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
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
國不能以萬室之邑今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
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量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
死人之力量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量與客生
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心佚矣以佚力與罷
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
而中色本本作色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故
曰客治薄機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為一軍
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謂之鄭本本謂三
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鹽
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本本作阱發器徹

屋給從徒之不洽而燻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
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
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
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
使壯悲弱使強憐非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
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新令第十三

飭新令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
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
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求過不求善故法立而不平則
顯民變誅計變誅止青本本作青殊便使百都之尊爵厚祿以
自伐國無姦民則都無奸市物多未眾農家姦勝則國必削民

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
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則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貧而務
戰毒生於敵無六蟲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六蟲必弱國
以功授官予爵此謂以威知謀以威勇戰以威知謀以威勇戰
其國必無敵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法去法以
言去言國以六蟲王海列康峻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
治致治以言致言則君務於說言官亂於治邪邪臣有得志有
功者日退此謂失守十者亂守一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蟲
者亡民澤卑農則國富六蟲不用則兵民卑競勸而樂為主用
其境內之民爭以為榮莫以為辱其次為賞勸爵沮其下民惡
之憂之羞之修容而以言恥食以上交以避農戰外交以備國
之危也有饑寒死亡不為利祿之故戰此七國之俗也六蟲曰

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
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
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蟲勝其政也十二者
成樸必削是故興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之本
作不本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
之吏少者不敗也多者不損也效功而取官爵廷雖有辯言不
得以相先也此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
亡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重刑少賞上愛
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受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
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用出十空者其國不守重刑明大制不
明者六蟲也六蟲成羣則民不用是故興國罰行則民視親賞行
則上利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

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執賞罰以一輔仁者心之續也聖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力王君獨有之能述仁義於天下

修權第十四

國之所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則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各本作不鄭本缺信其刑則姦無端唯明主受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不多惠言而不其賞則下不用數加各本作如施嚴令而不致其刑則民傲律朱也死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

不以爵祿便近親則勞臣怨不以刑罰隱疏遠則下親故官賢選能

法明主不赦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刑重而心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故臣不救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為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為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智能賢不肖者唯堯而世不盡為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賤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也各本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也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嫉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

為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道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議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擅一國之利而常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故，本一作敢從施本存亡之本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當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眾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可均按此篇治要載有全文今據改補四十七字

商子卷第三終

商子卷第四

陽湖孫星衍

承德孫馮翼同校

來民第十五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本一作中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本一作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商賈自民上無通谷，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

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威而民苦也。臣劫以王吏之明為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受爵而重復也。其說申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今秦之以強強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為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受復之說也。而臣劫以為不然。夫所以為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德，就各本脫德就二義者今使復字今從施本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邱隰不起，十年往者於律

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威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即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寶壙什虛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令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其春闡程朱作闡鄭本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為樂。

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為大功為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竊知權未本本作本以為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強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為不可則臣愚竊不能解知本無解字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贖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本本有脫此愛於無也故不如與之以之利有施本作之利也今晉有晉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

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為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也今時而使後世為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難也

刑約第十六 篇七

賞刑第十七

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國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博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本本作用愚知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為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未

故兵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復其軍千乘之國若有以捍城者攻將拔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凌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甯而致之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卒裂土封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按農澤謂索農之澤即批林中宏農都名以此縱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秦本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居而封侯功其臣大其舊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破桀紂海內無害太平御覽居處部引作患天下大定樂五

庫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載戢戈措笏作為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正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御覽作過也故禁姦姦止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通典刑法部作卿大夫於侍千宮通典太平御覽侍千二字俱作奠願頡後至吏請其罪各本脫吏

字本本脫其字 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脊御覽作首以殉

據通典御覽增 晉國之士猶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御覽作斬以殉况於

我乎通典御覽况舉兵伐曹五鹿充來鄭之塚東徵之敵勝荆

人於城濮三軍之士止之各本有未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

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刑各本作刑於顛頡之脊而致

國治非通典作晉國大治御覽作國大理昔者周公旦殺通典

管叔放蔡叔上三字各本沈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眾皆曰親

叔各本脫昆弟有過不違而况疏遠此下有未乎故本

作各本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内不用刀鋸於周庭各本作天

鋸於周庭各本而海内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一教者

博聞鄭本信朱吳本作知廣禮樂修行羣黨注舉清濁不可

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鄭本作

施本銳者揆雖曰聖智巧佞厚朴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貴

富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強本本作湯梗

焉有常刑而不救施本非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

者皆曰務之所加有戰而已矣夫故當壯者本有鄭本脫務於

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民

之欲富也其闔棺而後止而貴富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間

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

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

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

行也是故聖人不必加各本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為暴賞

人不為仁者國法各本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予各本於

爵以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路史黃帝本帝雖戰可也各本有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也中力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

本不墜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民地作矣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者也不勝而王不取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勝也民勇者戰勝也能能一民於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戰致致也故舉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強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求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間之治連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以令軍之術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

用也國皆有借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
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為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
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
不得誅本本如此也也心得者刑本本刑者衆也故善治刑
者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得善刑重也刑重
者民不敢犯國施本脫國字上文亦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為非
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
善治者使跖可忠各本有忠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
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為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姦雖伯夷可
疑也國治或重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
法在下不肖不敢為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
無明法不肖者敢為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強或重弱民固欲戰

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強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王
不濫施本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
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德行非上各本作出
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本
本本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各本如此
億萬之數懸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爵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
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
人本本脫人字亡國之所以施本亦作欲賤爵輕祿不作而
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
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
不能獨為非而莫與人為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
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所謂

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為姦百姓不敢為非是以人主處
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眾不得不為所
謂強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強不敢為暴聖智不
敢為詐而虛用兼天下之眾莫敢不為其所好而辟其所惡所
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為已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
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
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
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
天下朝服從黃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騏驎駉駉本驪驪本臣
臣今從每本本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勞也虎豹能羅羅而無敵有必
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
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

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
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為
人臣忠為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
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肯義而肯法法必明令必
行則已矣

商子卷第五

陽湖孫星衍

承德孫馮翼同校

境內第十九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者死者削其有爵者之無爵者以為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後事也其庶子後其大夫六月其後事也隨而養之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以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戰也五人來簿本本作簿未本作簿本本作簿士為伍一人甲而輕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夫勞爵其縣過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勞爵能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伯將屯長賜爵一級五百王短兵五十人二五霸王將之主短兵百十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

兵六十人國封尉短兵千人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輕短
兵能一首則優能攻城圍施本作之邑斬首八千以上則盈論
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檄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也
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為蒼巖就為不更故爵
為大夫爵吏而為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為國
治就為大夫故爵大夫就為公大夫就為公乘就為五大夫則
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
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
相論盈就正御就為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為左更故四更也就
為大良造理氏百官公卿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蒼巖四
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
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闕內侯皆
秦法本此書以戰故暴首三乃拔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

勞爵其縣四尉皆由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項
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其獄法高爵皆下
爵級高爵能無給有爵人隸僕爵有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賤爵
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施本則作則亦小失施本作未死以
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樹樹一樹其攻城圍邑也國司空
嘗其城之廣厚之數國尉分地以徒校分積尺而攻之為期曰
先已者當為最國來已者嘗為最殿再嘗則廢內通則積薪積
薪則燔柱陷隊之士而十八人之隊陷之士知疾鬪不得斬首
隊五人則陷隊之士人賜爵一級死則一人後不能死之千人
環規諫縣刺於城下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將軍為木壹與國
正釋林作主監與主御史參望之其先入者舉為最中其後入
者舉為最殿其陷隊也盡其筭者筭者不足乃以欲級益之

弱民第二十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本義作育下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故曰以強

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民善之則親利之用則和用則有任和則匱有任乃富於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姦多民貧則力

富力富則淫淫則有姦秦本非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心有力鄭本作久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蠹無萌故國富

而貧治重強兵易弱難強民樂生安佚死難難正易之則強事有羞多姦寡賞無失多姦疑敵失心利兵至強威事無羞利用

兵九處利勢心王故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強事興敵之所羞為利法有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齊國守安主操權利故主貴多

變國貴少變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強亂則弱強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致物者強

去物者弱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致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

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急而國弱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闢地高而致物官法民三官

生蠹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則削農有餘食則薄燕於歲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為平

六蠹成俗兵心大賊法枉治亂任善言多治衆國亂言多兵弱法明者任力言息治者省國治言息兵強故治大國小治小國大

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強國贏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故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

強故以強重弱弱重強王以強政強弱弱存以弱政弱強強去

強存則弱強去則王故以強攻弱削以弱攻強王也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心加於功賞必盡其勞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其無敵矣今離婁見秋毫之末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聖賢在體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當世之用事者皆欲為上聖舉法之謂也背皆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濟大川而無船楫也今夫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與危亡為鄰故明王察法境內之民無辟淫之心游處之士迫於戰陣萬民疾於耕農有以知其然也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宛鉅鐵朱本作鉞拖利若蜂蠆脅蟻犀兕堅若金石江漢以為池汝潁以為限隱以鄧林緣以方城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薺死於垂沙莊躒發於內楚分為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眾也甲兵材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

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

御盜上二字各本第二十一篇七

外內第二十二

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矣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矣謂淫道為辯智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故基賞少則聽者無利也威薄則犯者不害也故開淫道以誘之而以辯本下有輕法戰之是謂設罟而餌以狸也亦不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為辯辯者不肯游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敵是以百石之弩射飄葉也何不陷之有

我民之內事莫善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矣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負錢重則商富木事不禁則上廿二字各本脫而注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故于此章之末据施本增技巧之人首能令商買技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買技巧之人首能令商買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則民不得無田無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糴食不補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買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為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

君臣第二十三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節施本脫節字爵秩位今森各本五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明之行令也不可得也今本本脫未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智不能以治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以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戰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里農者足以養二親治貴軍事故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譽故軍士不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

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
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朱本作本利也若
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今上與之也
曠目扼腕而語勇者得籠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進日曠久積勞私
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為之或談議
而索之民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
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兵本作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
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
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言中法則辯之事中法
則為之行中法則高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強而主尊此治之至
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禁使第二十四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
不審也夫賞高罰下而上無必知其道也與無道同也凡知道
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強而恃其信恃其數今夫飛蓬滿飄
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深淵者知千仞之深縣本從本
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
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論本撰則上別飛鳥下
察秋毫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勢不參官而潔陳數
而物當今官恃多官衆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監者且以禁人
之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
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跡
不為非焉故先王貴勢或曰人主執虛後以應則物應稽驗稽
驗則姦得臣以為不然夫吏專制決事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

計書以定事以一歲別計而主以一聽見所疑焉不可故員不足夫物至則目不得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見遁心今亂國不然恃吏多官雖衆同體一也夫同體一者相不可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爲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爲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爲隱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駟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並本有注云下本下作空圍十若使馬馬能言則駟虞無所非其惡矣利異也與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爲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於益賢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損故遺賢棄智治之數也

慎法第二十五

秦本有今夫駟虞以相監可事合而利同者也十五字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亂者治故小治而小亂大治而大亂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無不亂之國奚謂以其所以亂者治夫舉賢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亂世之所謂賢者言正也所以爲善正也黨也聽其言也則亦爲能問其黨以爲然故貴之不待其有功誅之不待其有罪也以其執正使污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初假吏民姦詐之本而求端慤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衆庸主安能以御一國之民彼而黨與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舉一與民民倍主位而嚮私交倍主位而嚮私交則君弱而臣強君人者不察也非侵於諸侯心却於百姓彼言說之勢愚智同學之士學於言說之人則民釋賢事而誦虛詞民釋賢事而誦虛詞則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戰心損其將以守必責其城故有明主忠臣產於今世

而散^能領其國者不可須臾忘於破勝^法當任節去言談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無以守則雖巧不得為矣使民非戰無以効其能則雖險不得詐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些言者不能相損民見相譽無益相管附惡見些言無損習相憎不相害也夫愛人者不阿^{鄭本作附}憎人者不害愛惡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國治矣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萬乘能以戰者自完也雖桀為主不肖詎半辭以下其敵外不能戰內不能守雖堯為主不能以不臣諸謂所不若之國自其觀之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於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無耕危者無戰二者孝子難以為其親忠臣難以為其君今欲歐其眾民與之孝子忠臣之所難臣以為非劫以刑而歐以賞莫可而令夫世俗治者莫不釋法度而

任辯慧後功力而進仁義民故不觸^務耕戰彼民不歸其力於耕即食屈於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入而食屈於內出而兵弱於外雖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也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為之非如學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觸^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強能行者於境內則霸王之道畢矣

定分第二十六

公問於公孫鞅曰法令以^{各本}律^{鄭本}當時立之者明且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柰何公孫鞅曰為法令置官置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為天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各則主法令之則主法令之皆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上本}中本

本脫並脫上句注法 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各本脫各本

有各以其所志之法本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者本

作之謂中程為法令以罪之有敢刻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

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

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明書

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吏民之

所問上五字各本作及之法令之所謂各本此下有皆以吏民

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

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

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為法

令為禁室有鍵鑰為禁而以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

禁印有擅發禁室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禁刻一字以上罪

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以禁令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

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

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并所謂吏民

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

法令也故吏不能敢以非理施本無理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

有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

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民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

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

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智詐賢能者皆作而為善盜務

自治奉公由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法令

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本知者不得過過愚者不

得不及名分不從而欲天下之為治而去法全猶欲無饑而去
治也果猶欲無饑而去食也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至東而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免
走百人逐之非免十可以分百也由名之未定本欲至東而
行非免十可以分百也由名之未定也也夫膏者滿市齊東在
十四字作非以免也三字排御賸增也齊東在
此亦本解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
且皆如物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
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人主為法於上下民議之
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為正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
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姦之而況眾人乎此令姦惡大起人主
奪威勢之國滅社稷之道也今先聖人為書而傳之後世必師
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
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心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

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身信巨盜民皆愿慤而各自治也故夫
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世治者不可亂
世亂者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亂勢世勢本本作作勢勢上上世世治治字字程
治而治之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夫微妙意志之言上智之
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
千萬治天下故夫智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知賢
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
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
令萬民無陷于險危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
行法令明白易知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
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知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
大治也可均按此篇法令者民之命也以下
治要有之今據增改六十餘字

右商子五卷孫鳳卿所刊其據校者明程榮本鄭寀本吳勉學
本朱蔚然本施氏先秦諸子本凡五家各取其長余復據元
板本明范欽本葉林宗從秦四麟所藏舊刻勘正本及魏徵
羣書治要馬摠意林等書重加校定補得立法一篇又增刪改正
五百餘字嘉慶十六年重五後一日嚴可均記